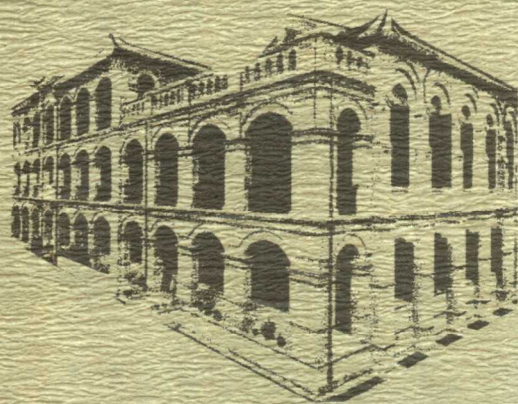


章开沅 主编
教会大学在中国
徐以骅 韩信昌

圣约翰大学

海上梵王渡



河北教育出版社

教会大学在中国
章开沅 主编

海上梵王渡

圣约翰大学

徐以骅 韩信昌



38-85.
498

64887
64887

A0784/03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 / 徐以骅, 韩信昌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9

(教会大学在中国)

ISBN 7-5434-5174-3

I. 海... II. ①徐... ②韩... III. 圣约翰大学—校史
IV. G64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3681号

主 编: 章开沅

著 者: 徐以骅 韩信昌

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策 划 / 路殿维 张艳如

统 筹 / 何建明

责任编辑 / 孟保青 袁鸿蕙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郭丽娜 安鸿艳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8

出版日期 / 2003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5174-3/G · 3422

定 价 / 20元

总 序

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孕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

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进程的加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长，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



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我想，探讨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可能会成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课题。

毋庸讳言，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

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中外教职员，很难说是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突然消失了。正如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所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

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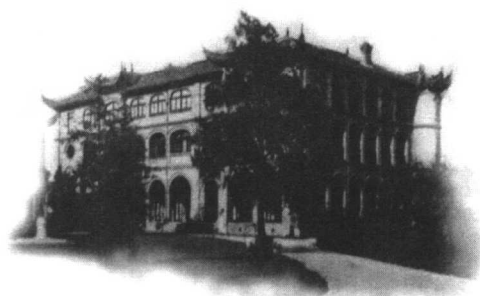
今年10月是我曾为之工作半个世纪以上的华中师范大学的百年校庆，也是其前身文华书院创建一百三十二周年，谨以这套图片集献给所有曾在中国大学校园内勤劳耕耘过的中外前驱者！

章开沅

2003年春于桂子山麓



目 录



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圣约翰大学	3
创办始末	5
发展经过	13
院系设置	39
经费来源	59
教学特点	71
学生概况	93
校园建筑	101
大事年表	121
后 记	125



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它建于1879年，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销，前后历时七十三年。它是全国成立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也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所高等学府。圣约翰大学设在当时沪郊西乡的梵王渡，故又称梵王渡(或樊王渡)大学。该校地处苏州河，东西北三面滨水，南面是兆丰花园。校园占地三百四十八亩，其中茂林丰草，景致颇佳。校内有校舍、住宅约五十所，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别有情趣。

圣约翰大学有校训、校徽、校歌、校色。校训是“光与真理”。校徽图案呈圆形，中央有中英文校名，周围有“光与真理”的英文



校园草坪上的大樟树

字“LIGHT & TRUTH”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十二字环绕。校歌以《光与真理》为名。校色是“蓝”与“黑”两色。

圣约翰大学是旧上海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有“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材的养成所”之类的称号。该校毕业生中不乏政界要人、商界巨子、外交界元老、学界名流，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试从创办始末、发展经过、院系设置、经费来源、教学特点、学生概况和校园建筑等七个方面，对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作一扼要的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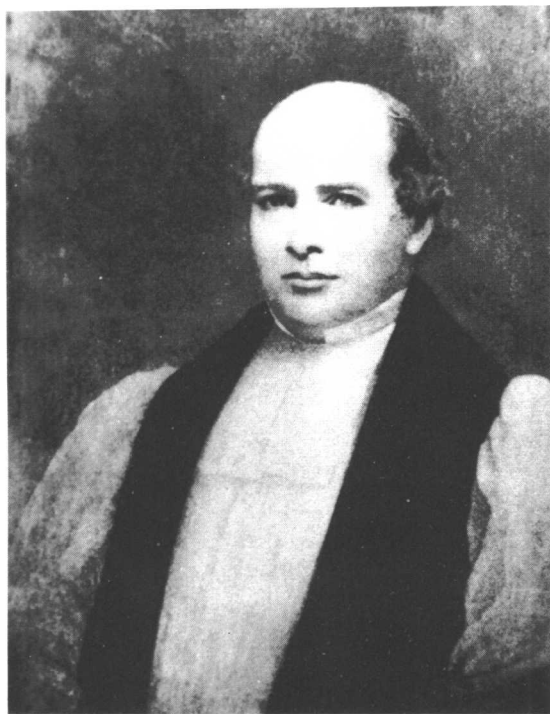


大学校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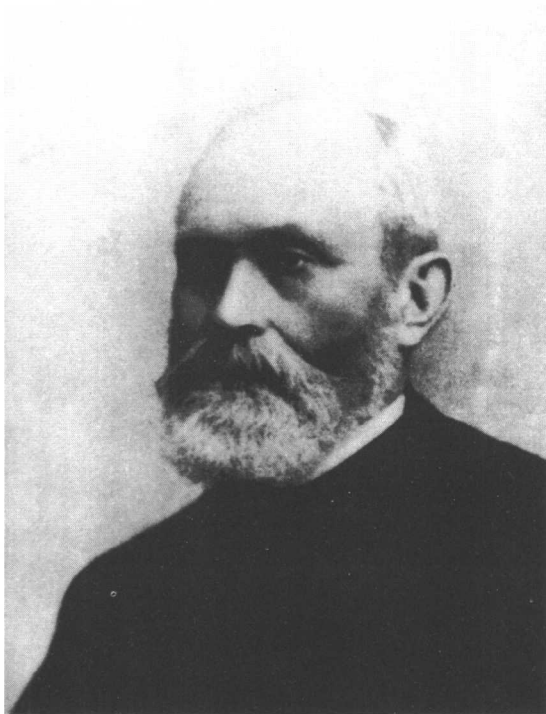
创办始末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团体接踵来上海设教。1849年6月17日，美国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 时又称大美国监督会)中国布道区第一任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一行十一人抵达上海，从而使美国圣公会成为继英国伦敦会和布道会之后，第三个到上海传教的新教团体。美国圣公会比较重视教会的教育工作，该会主教院曾指示文惠廉把教育作为其工作的一个重点。文惠廉到上海不久，就兴学设校，其中分别于1865和1866年设立的培雅书院(Baird Hall)和度恩书院(Duane Hall)，可说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

培雅和度恩书院只有高小程度，它们



文惠廉主教



施约瑟主教

后来发展成为一所远近闻名的高等学府，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主教、中国牧师颜永京以及后来的卜舫济(F. L. Hawks Port)校长起了显著的作用。施氏1831年5月6日出生于俄属立陶宛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幼年父母双亡，十五岁后到过波兰、德国等地，通过阅读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而信奉基督。1854年施氏移居美国，成了圣公会纽约中央神学院的一名学生，1859年结束学业随文惠廉主教前来中国。施约瑟具有非凡的语言才能，一生曾学习并掌握了二十种语言。在其有生之年他曾先后独立翻译了官话和简易文版的

《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及《教会祷文》、《进教要理问答》等多种宗教经籍，成为新教在华传教史上最负盛名的《圣经》翻译家之一。

施约瑟于1877年10月30日继韦廉斯(C. W. Williams)后，在纽约天恩堂被祝圣为中国布道区第三任主教。施氏总结了圣公会和他本人在华宣教的经验，认为直接宣教在中国举步维艰，圣公会在华传教事业必须有一“新的转折”，这一转折，就是建立一所教会大学。早在1877年3月，施约瑟就通过美国圣公会布道部所办的《布道精神》(Spirit of Missions)杂志，呼吁筹集十万美元作为建校



施约瑟正在翻译《圣经》

经费。他写道：“以我之见，没有教育作为工具，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传教的努力，是最徒劳无功的……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无疑将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的最有效的手段。”

施约瑟的呼吁，得到了圣公会上层人物、特别是费城教区主教司提芬(William B. Stevens)和纽约教区主教、圣公会布道部海外委员会主席巴脱(Horatio Potter)的支持。他们在关于施约瑟建议的通信中强调，基督教会只有通过本地教牧才能入中国籍。用从美国母会输出宣教士的方法来向中

国提供教牧，期待他们通过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掌握当地语言或胜任宣教工作，实在是事倍功半。而一所教会大学则能“培养出精通中国典籍、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之人。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管辖下传播福音、设立学堂和兴建教堂”。尽管在南北战争和187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圣公会债台高筑，但布道部还是“深深地认识到一所教会大学之重要性”，于1877年8月批准了施约瑟的建校计划。

然而，施约瑟在美国的募捐工作，却并不顺利，仅完成计划之半，而布道部也只同



汤蔼礼会吏总

意从中拨给施约瑟六千美元,作为开办经费。故1878年施约瑟返回上海时,建校经费尚有较大缺口。好在圣公会早年在上海虹口所购的三块地产,因该地区商业发展地价上升。施氏在与汤蔼礼(E.H. Thomson)会吏总和孙罗伯(Robert Nelson)会长商议后,决定以每年三千四百两墨银的价格将此三块地产出租,并向早年教会学校的校友和侨居上海的外国人借款,于是新主教不仅得以六千五百两墨银购得位于上海西郊极司非而路梵王渡的占地十三英亩的私人别墅一处,而且建校经费亦有了着落。关于校址,施约瑟的首选是气候较宜、流行官话的北京和山东芝罘(今烟台),他本人和汤蔼礼还去过山东视察。但最后选定上海,因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已有度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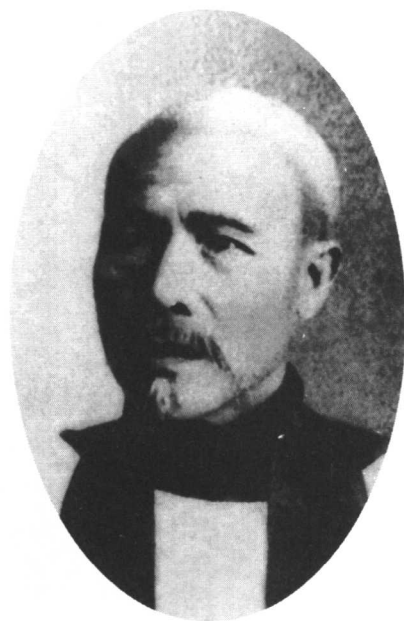
培雅两个书院,两院合并即可成为新校的核心。至于校名,主教一度想以据传来过中国的使徒多马命名,但不久便属意在异教世界宣道颇力的使徒约翰,故定校名为圣约翰书院(英文校名为St.John's College)。圣约翰大学是后来在华十三所新教教会大学中唯一拥有“洋名”的大学。

施约瑟长于学问、短于行政。他虽兼圣约翰书院监院(即校长),但身为主教他还掌管美国圣公会在华的全部教务。1880年11月施氏赴武昌视事,次年8月中暑成瘫,返回上海并于1882年3月离华,从此在疾病纠缠折磨的漫长岁月中从事《圣经》的中译。故在圣约翰建校的初期,中国牧师颜永京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外国差会在华设教,均得力于华人的协助。在美国圣公会早期的传教史上,三位华人教牧黄光彩、吴虹玉和颜永京起了显著的作用。黄光彩是美国圣公会在华第一位受洗者和华籍牧师,曾长期担任该会上海虹口救主堂的牧师。吴虹玉是曾作为一名北军士兵参加美国南北战争的传奇人物,回国后他参与同仁医院的创办,该院后来一直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颜永京福建厦门人,原籍山东,生于上海。1848年10岁时入文惠廉所办学堂念书,信了教。1854年颜氏到美国留学,1861年以特优荣誉毕业于俄亥俄州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后来还获得该院名誉硕士学位。1862年回国后颜辗转



黄光彩牧师



吴虹玉牧师



同仁医院大门



颜永京牧师



颜永京与家人

供职于上海英领馆、公平洋行和租界工部局等处。1868年转入教会，宣教于武昌、汉口等地，为美国圣公会武昌教区的开辟和武昌文华学堂(即后来的文华大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878年底颜受召返沪，协助施约瑟筹办新校。圣约翰建成后，颜氏担任学监，并实际上主持了书院的工作。在圣约翰任职期间，颜永京曾编撰过不少教科书和宗教书籍，他曾把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教育学名篇《肄业要览》(Education)和美国学者海文(Joseph Haven)1857年出版的心理学著作《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译成中文，被视为第一个把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之人。颜永京的教育背景和在圣约翰的实践，使他成为教会教育界公认的华人领袖。作为中华教育会的前身——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又称益智书会)的唯一的华籍成员(1886—1890)和第二届中华教育会(1896—1899)一百三十八名成员中的两名华籍成员之一，他可说是最早进入教会教育高层的中国人。1898年颜永京去世时卜舛济校长曾评价说：“颜氏在建立圣约翰书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募资购地，兴建校舍都应归功于他。他还主持书院达八年之久，把英语教学引入课程出于他的建议，他在各方面都出了力，为现在这个学校奠定了基础”。

聖約翰書院告白

啓者本國耶穌教傳教公會在萬航渡新設聖約翰書院教習英文中國文等經書以及西國名院所習各書如天文地理書地質書萬國綱鑑萬國公法算學格物學化學醫書學心學倫學聖明詩學音樂書延請 讀西儒四位中國在席先生三位司理衣膝先生一位本齊院樓宇宏敞住房清潔飲食周備且地屬幽靜什院學習自能日進有功現肄業西學者已有二十八人分作兩班如欲來院肄業者須十四歲以上四書完卷每月只取修膳費紙筆學費六元衣服館旅費生白備而齊院規條每日早晚并禮拜日不聽誦經其來教與否各白事主並不相強定於庚辰正月十五日開館此佈 總理聖約翰書院耶穌教士教施約瑟啓 甲辰

1880年2月3日《申報》所載聖約翰書院招生廣告

三

核對存則處而馬則妄稱已亦失孩被顧訪務馬販子等以無憑之事豈容枉認馬承貞一味恃強強犯眾怒也然是否屬實實難臆斷後再口探錄

創設書院 ○書院為聚百人材之地故福湖龍洞自古為昭茲開美國施約瑟監督在西邦各處勸捐並集鉅款購置中華創設書院於溫之吳家灣購地八十畝其地居幽僻遠隔市鬻足可養心悅性於月之二十三日已購石基將即施工營造云是也驗此大書院日後開辦學徒其嘉惠士林實非淺鮮且所費不獨文字之末將見 聖道昌明土風樸茂從此蒸蒸日上企千望之

廟婦投河 ○某氏婦婦於前晚十點鐘出去未回其夫找尋無跡至昨晨已浮屍於老閘萬生碼頭年約三十餘春係現居北新街前東山人也

馬傷小孩 ○前日晚六點鐘時英界正豐街北首有十一二歲之學生手携書包被馬撞倒踏傷脚骨馬則飛跑至北亦即止有目視者謂是溜馬也

控追逃妾 ○有朱姓者娶張氏為妾出有身價洋一千餘元於今年近張氏為僕婦勾引起邪念遂於正月間乘夜與夫回里之便捲逃三千餘金潛回租界母家朱聞信回里不歸遂控於英會審判司馬多提提訊張氏及張氏之母知原委後將其勾引之僕婦吳氏到案昨日晚堂陳司馬集兩造研究朱姓訴供如前并稱有朱姓妻員有據張氏為始等情陳司馬覽諸吳氏供詞則壓會從未認識許姓陳司馬忽謂該既不知離何許委員兩案齊來究出外本分府知汝無知如能從實供招今日即可釋放否則須俟此案了結方能釋出也吳姓僕婦仍稱實不知情陳司馬隨再行研訊又論朱姓准訪明細情再行指名控告云

華捕獲案 ○虹口巡捕加有華捕名常州阿四者前晚在觀家宅地方與其妻通情被某捕見將華捕毆打勢甚兇猛某捕知此捕捕而華捕不認經捕頭查檢替換之單號衣內有一件已破細察實是此捕情形當罰銀十兩華捕不准復充云

華捕獲案 ○前日法捕以經某烟館出失烟烟一案包探獲到該賊一名訊係實在南市太平口某舊貨店捕獲者將該賊手到令包探帶往吊橋邊開貨店之烟隔人正在午炊見該賊到來即留便探問便探明來意請此係本公差追索東而該店竟然不將該賊開法包探再要問言幾德老不其時包探以該賊眼見湖州人行為故即回捕頭前日據明府期知即著關差將該人解及湖州人於禮拜二帶到訊究昨據開案審案稱中國地界拘人務必該全小甲前日未及招尋該賊地甲所以不能將內地尋獲又因本官出城驗賊不及出署致未將該店主傳到查明限於下期將該賊及賊并湖州人一併解訊訊三者不能少一關皆乃咄咄而語云

光緒五年三月十三日京報全錄

1879年4月16日《申報》報道聖約翰書院的創設

